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 20 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辑

7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 20 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辑

7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赵树理

|                        |         |
|------------------------|---------|
| 《金锁》发表前后 .....         | 赵树理(2)  |
| 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 .....      | 赵树理(5)  |
| 我与《说说唱唱》 .....         | 赵树理(8)  |
| 彻底面向群众 .....           | 赵树理(10) |
| 编小报的回忆 .....           | 赵树理(13) |
| 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 .....        | 赵广建(15) |
| 赵树理帮助我修改《活人塘》          |         |
| ——怀念赵树理同志 .....        | 陈登科(20) |
| 赵树理传略 .....            | 黄修己(25) |
| 赵树理和《新大众报》 .....       | 黄修己(58) |
| 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 .....     | 华 山(65) |
| 抗战文学一朵花                |         |
| ——谈赵树理主编的《中国人》周刊 ..... | 董大中(73) |
| 赵树理编辑活动纪略 .....        | 华 然(75) |
| 他,是弱者也是强者              |         |
| ——非常生活回忆录 .....        | 西 戎(80) |
| 赵树理之死 .....            | 岳 峰(98) |

|                      |          |
|----------------------|----------|
| 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的两年 ..... | 董大中(107) |
| 存目 .....             | (126)    |

## 钱君匋

|                     |          |
|---------------------|----------|
| 我在开明的七年 .....       | 钱君匋(129) |
| 学画买画失画还画献画 .....    | 钱君匋(133) |
| 书籍装帧艺术生活五十年 .....   | 钱君匋(141) |
| 我所认识的钱君匋 .....      | 柯文辉(147) |
| 编辑出版家钱君匋 .....      | 弘 征(151) |
| 一个圆满的句号             |          |
| ——记钱君匋先生的无私捐赠 ..... | 吴光华(159) |
| 存目 .....            | (167)    |

## 金仲华

|                         |          |
|-------------------------|----------|
| 回忆金仲华在香港苦斗的年月 .....     | 金立勤(170) |
| 金仲华的编辑生涯 .....          | 金立勤(174) |
| 怀念金仲华                   |          |
| ——《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 .....    | 宋庆龄(179) |
| 怀念金仲华同志 .....           | 郑森禹(182) |
| 长相别 长相忆                 |          |
| ——怀念金仲华同志 .....         | 杜 宣(186) |
| 金仲华的编辑生涯                |          |
| ——纪念金仲华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   | 张明养(190) |
| 金仲华同志                   |          |
| ——一个杰出的编辑出版家 .....      | 钱小柏(204) |
| 金仲华期刊编辑生涯述评 .....       | 金炳亮(212) |
| 金仲华: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开拓者 ..... | 王 凡(222) |
| 存目 .....                | (233)    |

## 赵家璧

|                                                |          |
|------------------------------------------------|----------|
| 编辑生涯自述 .....                                   | 赵家璧(236) |
|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                            | 赵家璧(249) |
|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                              | 赵家璧(257) |
| 忆父亲 .....                                      | 赵修义(304) |
| 群体甄别对个人独识的超越<br>——赵家璧主编《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解析<br>..... | 李 频(323) |
| 忆念赵家璧同志 .....                                  | 丁景唐(329) |
| 赵家璧的编辑思想 .....                                 | 张志强(343) |
| “邀约能手”:《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因解析 .....                     | 李 频(356) |
| 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br>缘由剖析 .....            | 邵凯云(365) |
| 存目 .....                                       | (378)    |

## 黄洛峰

|                     |          |
|---------------------|----------|
|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 .....     | 黄洛峰(383) |
| 回忆黄洛峰同志 .....       | 张友渔(411) |
| 忆黄洛峰 .....          | 赵晓恩(417) |
| 回忆黄洛峰同志二三事 .....    | 戈宝权(421) |
| 黄洛峰纪念 .....         | 俞筱尧(426) |
| 大后方出版界的领头雁黄洛峰 ..... | 王建辉(442) |
| 存目 .....            | (447)    |

## 罗竹风

### 杂家

|                   |          |
|-------------------|----------|
| ——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 | 骆 漠(450) |
|-------------------|----------|

|                         |              |
|-------------------------|--------------|
| 再论“杂家” .....            | 罗竹风(452)     |
| 修订《辞海》的前前后后 .....       | 罗竹风(456)     |
| 七十四岁自述 .....            | 罗竹风(459)     |
| 回顾与展望                   |              |
| ——记《汉语大词典》首卷出版 .....    | 罗竹风(466)     |
| 《辞海》六十年 .....           | 罗竹风 王 岳(472) |
| 忆罗老 .....               | 巢 峰(478)     |
| 罗竹风 从《辞海》到《汉语大词典》 ..... | 宋志坚(482)     |
| 罗竹风同志与《辞海》              |              |
| ——罗竹风同志逝世周年祭 .....      | 卢润祥(488)     |
| 执著的追求 毕生的奉献             |              |
| ——记出版家、辞书编纂家罗竹风 .....   | 王 岳(494)     |
| “杂家”的宗师和楷模              |              |
| ——深切怀念我的校长罗竹风 .....     | 陆 潜(502)     |
| 罗竹风的编辑实践和编辑思想 .....     | 孙义清(506)     |
| 存目 .....                | (512)        |

# 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原名赵树礼,曾用笔名野小、常哉、王甲土等。少年时即参加劳动,熟悉农民,热爱民间文艺。1925年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9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次年获释。1937年投身抗战工作。1939年11月,到“牺盟”会上党中心区办的《黄河日报》副刊“山地”任编辑。1940年4月参加创办《人民报》并主编副



刊;同年到《华北日报》社工作,冬,报社增办一种发行到敌占区边沿的小报《中国人》,赵任此报副刊“大家看”编辑。1943年5月,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9月,由新华书店出版。不久就被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

1948年1月,通俗读物《新大众》改版为《新大众报》,赵任编辑。1949年7月,工人出版社成立,赵担任社长。1950年10月,北京大众文化创作研究会成立,该会当年决定创办会刊《说说唱唱》,赵担任主编,后改任副主编。之后他相继担任《文艺报》、《人

民文学》编委。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

赵树理是杰出的现代文学家，他擅长描写农村、农民生活，被称为“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他同时也是一位长期从事报刊编辑的编辑家。他在编辑工作中坚持贴近农民读者，注意发现与培养新人，努力实现通俗化、大众化，深受读者好评。

## 《金锁》发表前后

赵树理

《金锁》这篇小说，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之后，收到读者的意见如下：

人物不真实，侮辱了劳动人民。

下三烂话太多。

结尾矫揉做作。

摹仿《阿Q正传》。

为了答复读者对《说说唱唱》的爱护热诚，“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开了三次讨论会，把这篇作品逐字逐句检查了一番，并将检查的结果整理发表。可惜这三次讨论，我只赶上在第二次参加了个会尾巴，有些意见不曾谈出，再加上在编辑过程中我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现在把它一并写出来，作为对讨论会的一个补充和对作者、读者及其他编委的道歉（其余在讨论总结上提到的，这里不重复）。

### 一 编辑经过

在收到这一稿件后，“大众创研会”小说组的几个人和少数编委传阅了一下，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 故事轮廓脱胎于《阿 Q 正传》。

2. 解放以后的尾巴是加上去的(自原文第十章中“七七事变后……”起)。

3. 假如删去了尾巴看,主题只在于暴露恶霸的罪恶,而未给被压迫者指出出路。

4. 在趣味主义支配下,用了些不必要的人物,强调了些不必要的段落。

稿子传到了我,我主张发表,理由是作者真正了解未解放以前的农村,虽用了《阿 Q 正传》的架子,其内容并无抄袭之嫌,也没有一般写农村者只写概念的毛病,发表了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未到以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

也有人提议改一改,我主张不大改,理由是尊重作者。

主意一定,发稿期也到了,没有和其他编委商量,就那样发出去了。

## 二 自我检讨

处理这一稿件,我有点错误:

第一是其他编委提出来的意见自己不同意,不和人家再商量,就按自己的意见处理了,在作风上欠民主。

第二是以迁就毛病为尊重作者,其实就是对作者不诚恳。《金锁》的作者孟淑池曾要求对他这个作品提出意见,我自己和看过这篇稿的编委也曾看出作品的毛病,但在谈话时候,忽然觉得一个作品发表出去能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就算了,不必强叫人家和自己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就和人家客气了两句就走开了。现在检讨起来这是个原则的错误——因为正确的观点只能有一个,自己对了就该说服人家,自己错了就该服从人家。从这篇作品上看,局部地从趣味出发,因而损害了对事物的选择与批判,原是艺术观点上

的错误,而我则既不向作者提出,又不在文章上改正,对作者是一种“外气”,对读者也没有负到应该负的责任。

### 三 一 点 辩 护

读者意见中,有一条是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所以选登这篇作品,也正因为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通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了个“乞”,然后转到“赚”。“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凡是靠磕头叫大爷吃饭的人都讲不起,但不能就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他们对付压迫者的方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有时选用,有时连用,金锁也不例外。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参加革命:有的是在革命势力未到以前自动找去,有的是在革命势力到达以后,得到了土地,再加以组织教育,才能挺起腰来。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这种人虽不占多数,可也不是个别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连贫农在内)忽略,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没有给他们列下户口。

作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如果事先把农民都设想为解放军那样英雄好汉,碰上金锁这类人就无法理解,其实只要使他的生活有着落,又能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他并不是没骨头的,解放军中像金锁这一类出身的人也不少,经过教育之后,还不是和其他英雄一样吗?

这篇作品中对金锁这个人物的处理,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写出他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尾巴接得太短了一点,使金锁一类人读了不知道该如何挺起腰来,“瞎闯王”、“么二楞”等农民读了不知

道对解放后的金锁在日常生活中应取什么态度,作农村工作的人读了不知道对金锁该如何做工作。虽有这个缺陷,只能说是美中不足,并不能说是没有真实性或是作者故意侮辱劳动人民。

原载《文艺报》1950年5月第2卷第5期

## 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

赵树理

《说说唱唱》第3第4两期上,发表了淑池一篇题名《金锁》的小说,作者对于农民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在编辑的时候,没有接受其他编委的意见,未把可能改正的地方改正,以致发表出去之后,引出文艺界同人和其他读者好多意见。我收到这些反映后,曾在《文艺报》第17期上作了检讨和辩护(题名《金锁发表前后》),但检讨得不够详尽,辩护得不够正确,我现在感觉有重新来检讨一下的必要。

### 一 对“检讨”的检讨

我在原来的检讨中,虽然也曾提到原作是“局部地从趣味出发,因而损害了对事物的选择和批判”,也曾提到这是作者的错误,可是只那么略略提到,轻轻放过,其原因是着重检讨自己,不愿多把错误向作者身上推。我在那时对原作的看法是这样的:

从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上看,也不过是“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一家恶霸地主家里当长工。恶霸地主欠下他的工钱不给,又用公家的粮食骗来了另外一个女难民,名义上是替他这个长工娶妻,实质上别有用心,后来因强奸不从,竟将男女一同治死。不料

男的没有死去,投入解放军,最后把案情弄明了”。要是正正派派写,这个题材没有多大毛病(略有点公式化),可惜作者嫌它不足,故意把主角(长工)丑化了,又加上些除了色情再无其他的低级趣味部分来凑趣,竟弄得这篇东西局部地变了质。

这便是我原来对这篇小说的认识。原检讨中不足之处是没有把“对事物的选择”问题看成立场问题——以为对“金锁”本人的挖苦只是“语言”、“口吻”的无选择。现在看来,这一点是非常不正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立场问题。作者主观上是要替劳动人民说话的,可是因为生活、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有些脱离(虽然作者原来是农民家庭出身),因而就不能把劳动人民的事当做自己一家人的事来讲。例如:小说中一开始介绍了曹家的“驴宅”(这个词也有毛病,不应把宗族和阶级混为一谈)之后,接着便说“金锁这个人虽然也姓过曹,却不是‘驴’家的正支正派……”这就等于说“这个忘八蛋与那一伙忘八蛋虽然都是忘八蛋,可是不同种”。这种口吻,贯注于全篇,使人读了不知道作者是站在哪一方面说话。

## 二 对辩护的检讨

我的辩护中需要检讨之处甚多,现在先举两条重要的:

一、好多人指出这篇小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的辩护说“不是”。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把恶霸地主和农民平列起来,一例地挑着眼用俏皮话骂下去,还能说不是侮辱劳动人民吗?

二、说“有些写农村的人……把一切农民理想化了,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也是错的。指导我作这样辩护的思想是自己有个熟悉农村的包袱。当时收到的稿件中,《……翻身记》就有好几篇,可惜都好像新闻,看不出农村的生活,而看到《金锁》之后,觉着其中写到的事物有不少地方和我自己观念中已有的事物都相差不多,因此就说它是“比较现实的作品”,还要叫

给别人作个参照。仔细一想,别人如果真的参照了这个讥讽农民的风格来写东西,不是都讥讽起农民来了吗?因为自己有了熟悉农村这个包袱,在感情上总觉着千篇一律的概念化的作品讨厌,没有认识到,只有概念或千篇一律固然不好,但是写的人主观上诚诚恳恳的歌颂劳动人民,自己如果比人家多知道一点什么,应该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给人家作个参考,为什么要以为人家的作品“讨厌”呢?

### 三 对辩护的保留与保留中的检讨

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做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流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块吃饭为羞。我写《福贵》那时候,就是专为解决这个问题。福贵的前期遭遇并不比金锁好,假如只从“现象”上挖苦起来,恐怕要比金锁还难看。我在辩护中说,他们讲不起“骨头”,只是说“讲不起”,并非说他“没有”;说“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指的是比金锁稍强一点,在社会上还有人愿意跟他谈话的人,而并非指什么能挤到地主边上的人。我对这一层人的分析还认为没有大错,不过要是选举农民代表,当未做过适当工作之前我可也不选他们。

这一段分析不论对与错(错了再研究),写在辩护中也只能算是狡辩,因为《金锁》这篇小说根本不是以解决那个问题为主题的。根据这种说法推论下来,就得出原辩护中末一段的结论:“……对金锁这个人物的处理,最大缺陷是没有写出他进步的过程……”其实是这样吗?假如补出他的进步过程来,该算一篇呀该算两篇?补出进步过程来就能把前边立场上的错误撤消了吗?显然是不妥的。

## 四 对作者的认识

最后,我仍认为作者具有写农村的特殊条件:生活熟悉、文字通俗流利,只要经过相当的政治学习,一定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原载《文艺报》1950年7月第2卷第8期

### 我与《说说唱唱》

赵树理

我与《说说唱唱》已经有二年关系了,趁着这次文艺界整顿思想,我把这二年来在这刊物上经我手弄出来的错误检查一下。

这二年来经过我手在这刊物上弄出来的具体思想错误有三次:第一次是发表了歪曲农民形象的小说《金锁》。发表这个作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和固执着从旧农村得来的一些狭隘经验;另一方面又以为“不必强叫人家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见第一次检讨)。第二次是写《武训问题介绍》中说“有些人”捧场,“有些人”批评,故意把“阶级”观点字样避开。第三次是发表了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的《种棉记》,以为只要使不愿种棉的人读了去种棉就行,也不必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产生这三次错误有一个相同的根源,就是不懂今日的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我们的文艺是要教育人民的;传播了错误的思想,就会把人引到错误的路上去。我们这国家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民共和国”。要是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不能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这个道理,在今天早为参加革命的各阶级人民所拥护。而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反抱着一种糊涂想法,不是去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是故意把阶级面貌模糊起来,甚而迁就了非无产阶级观点,以至造成不断的错误。

再一个错误是在选稿问题上,由要求“形式通俗化”走到了“形式主义”。在形式问题上,我们开始只规定“力求能说能唱,说唱出去大众听得懂、愿意听”,并不是一定要用“旧形式”,更不是不管内容,只要能说能唱就行。可是有些作家往往不习惯于通俗的形式,不能多来稿;有些掌握了说唱形式的人,对新的政治生活未必熟悉,写来的东西,在内容上有的太单薄,有的一般化,有的有错误,而我们选稿的时候偏又得从这些来稿中去挑,结果就从形式上比高低,在



《说说唱唱》创刊号书影

内容上自然仍以单薄的、一般化的为最多,甚而发表了有错误的东西。这样就把形式放到第一位而把内容放到第二位了。就是单从形式上讲,也只是为了给掌握旧技术的艺人拿去当下可以说唱,并没有多注意到丰富和改变那些通俗的形式,使它们适切地表现生活中的新因素,而符合于毛主席所指示的“从普及基础上求提高”。不论我们编辑者在客观上有什么原因,拿出去的货色大多数既然是这样的东西,投稿者就照样制货,结果每月收到五六百件稿子,大部分是一些“几婿拜寿”、“儿女夸夫”、“某甲翻身”、“某乙改

造”的千篇一律的故事加了一些陈腔滥调的敷衍,到了发稿时期无好稿可发,仍旧发的是这些。这真叫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

还有个错误是事前缺乏计划,弄得完全被动。每逢有了重要的政治任务,就临时请人补空子,补不起来的时候,就选一些多少与该问题有点关系的来充数,简直有点和政治任务开玩笑。

经过这次整顿思想,我和几位有同样毛病的同志们,深深感到错误的严重,因此就和这几位同志约定,今后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加强对读者的责任心,务使不犯旧错,并望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诸同志随时加以监督。

原载《说说唱唱》1952年第1期

## 彻底面向群众<sup>①</sup>

赵树理

去年有些同志们想在首都办一个通俗文艺刊物,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和大家在报上登过启事,写过文章,后来因为没有找到主编人,没有办成。我们曾有一度和北京市文联商议请他们兼办,北京市文联愿意将他们原有的刊物《北京文艺》彻底改变为面向广大群众的文艺刊物,以代替我们拟办的这个刊物的作用。这自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现在《北京文艺》这种改革措施已经成为事实,我敬向他们致贺!

“通俗”这个词儿虽然大家习用已久,可是我每次见到它的时候都觉得于心不安。“俗”字本来是旧社会的所谓“上流人物”轻

---

①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北京文艺》1958年10月号,后收入《三复集》。



视和侮蔑劳动人民的字眼儿——如说“世俗之徒”，“凡夫俗子”之类。“俗”的对方是他们自己的特殊性，他们名为“雅”，就是一切语言、行动与“众”不同的意思——例如行动方面的讲话摇头晃脑、走路踩不死蚂蚁，语言文字方面的“古”一点、“洋”一点、“奇怪”一点、“麻烦”一点之类，就都属于他们那“雅”的范围。要从文艺中划出一块小小地盘来叫做“通俗文艺”，那么保留下的那个大地盘该叫做什么“文艺”呢？用这个词儿，不但对普及工作者有点下眼看待，就是对占着大地盘的“文艺”也未免有点不敬。把《北京文艺》彻底改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则不需再加上什么“通俗”字样，“通俗”这顶帽子首先可以在首都摘去了。

这样一改，也许会有人为“提高”担忧。我以为彻底面向广大群众，对于提高不但不会妨害，反而会为提高造成非常方便的条件。“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话在我们的文艺界没有人反对，只是十多年来认真按照这个话办事的人不像我们理想中那样多，所以成效也不是那样理想地大，“普及”固然受到些影响，“提高”也不见得很够——因为不曾都放在“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十多年来更注意一点普及工作，到了现在，提高工作的基础要比已经具备的高一点。虽然是这样，提高工作仍应该从这个基础上作，否则仍会是脱离群众的。误了的课一定要补，跃进只是说要加快脚步而不是说要脱离基础。在全国大跃进的高潮中所涌现出来的群众文艺创作，就是这个“基础”的大展览，从前要花好多时间才能搜集到的东西，现在只要睁开眼往街上走，想不看见也不行，难道不是非常方便的条件吗？

一切专家，都是做提高工作的，文艺也不例外。“专家”之所以为“专家”，无非是对他所“专”的事物经多见广，从中找出许多规律来，再用这些规律指导他的工作、传授他的学生，并且不断从工作中发现新现象、新问题，随时修正和补充他已经掌握的规律，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把徒弟教得更出色。业余工作者也能发现